

食话琼崖

■ 马思源

古人消暑，多是茶水。白乐天有诗，“坐酌冷冷水，看煎瑟瑟尘”。（《山泉煎茶有怀》）煎的是尘，消的是暑，亦为快事。海南地处热带，我居海边，虽有海风凉，常怀暑热忧。暑天到时，天成了一个大蒸笼，汗水如酒，灼热让人难得优雅舒心。

居处楼下一饮品店，此时尤显珍贵。店面虽小，却还干净，进得店来，空调冷风隐袭，通体舒泰。落座，服务生持一托盘，上有白色碗，一方一圆，造型古雅。方碗内红豆、绿豆、各种海南水果块儿以及半透明冰块；椰奶如能流淌的玉，温润卧于圆碗内。我常宅门内，万事成蹉跎，望之踌躇饮食之法。小儿端起椰奶倾倒入方碗，一时方碗内诸物被椰奶淹没，各种豆和冰块若隐若现，观之如北方初秋辰时霜雾，缥缈而来。小儿慨叹，正宗海南清补凉！若论正宗与否，需

浮世绘影

■ 梁小静

1
母亲从豁子地回来，拖着翻断的红薯蔓。
她刚把这团绿色间杂紫红的糍子投到地上，几只母鸡就颠着跑来了。母亲轰着说“哦——叱”，鸡一哄而散。

我把红薯叶片掐下来，母亲中午要煮菜馍。有的叶片边缘卷起来了，抻开，它又卷住，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卷住的部分，裹藏着一团白色的接近透明的虫卵。一扔掉，在一边闲逛的母鸡，一口就啄走了。

剩下的老叶子和它连着的红薯蔓，我抱到了牛槽。刚到牛槽边，牛就伸长脖子要一团拽走。在门口劈柴的母亲看见了，走过来呵斥着牛，从嘴里扯回红薯蔓。她说，这样让牛吃青草，就把牛惯坏了，它吃惯了青草，就不吃干草了。青草是好吃，可不耐饥。
母亲把牛啃了一口的红薯糍抱回来。她往铡刀里一截截攢着糍子，我一下下往下铡。我扯来一篓干麦秸，和铡碎的叶梗拌在一起，这是今天牛的食品。

2
切碎的韭菜、红薯叶、倭瓜丝拌好了，和好了面，母亲觉得少点什么。她让我去场的菜地摘点倭瓜。
我刚走出院门，母亲也从灶屋出来了，我们一起去。
倭瓜的叶子背面长着刚毛，叶子很粗大，密密地把地下的路遮住了。我绕着看它们，想把能够到的花都摘下来，母亲制止了我。
我看见她掐掉蔓上的须，须到地

流年剪影

■ 郑立坚

清明过后，又是蟹肥膏满的季节。到港北小海里弄浪踩蟹，是我童年生活中最难忘的时光。
那年正值立夏时节，我们十多个孩子步行了半个小时，来到港北小海西海岸边，眺望海面，银光闪闪，烟波浩渺，天空碧蓝，白云悠悠。几只小舟在波光粼粼中游动，站在船上的渔民正在撒渔网。

一群海鸭在浪花中追逐，时而潜入水中，时而浮出水面，自由地觅食。海风吹皱了水面，将一层层浪花从远方推向海岸，它们不断消失，又不断地生成，十分好看。近处海水湛蓝，清澈得可以看见海底的鱼虾在游动。密密麻麻的海草在水中扭动着柔软的身子，不停地摇头，摇摆，可爱极了。

踩蟹十分有趣。我们在水中伸手触不到海底，只能用脚板在海草丛中乱踩，踩到青蟹，就潜入水中将蟹抓起来。青蟹就是“和乐蟹”，因和乐市场卖得最多，味道鲜美而得名。和乐蟹看似愚蠢，却很机灵，会咬人，遇到危险时，便张开双螯防卫、威慑来侵者，懂得很多生存本领。当有人搅动水时，它们马上躲进密集的海草中，让人不容易找。我们惊慌跑草中的青蟹，便一步一步地寻路着。当我踩到一只

常食者来断定。万物皆如此，判断标准是创造事物本身的人，外人置喙，往往离题万里。我只说，此时清补凉于我是尘世烟火，且清且凉；白先生自然不会暑天去温红泥小火炉，暑天他品茶，他品起茶来，应该有仙气氤氲。

“清补凉”，仅听名字，凉爽即扑面。“清补凉”为特色冰爽甜品，风靡琼岛。传统海南清补凉主料为熟红豆（或绿豆）、薏米、花生、空心粉等，放置冷却或加入冰块慢慢滋润而成。海南多椰树，果实称椰子，椰蓉打碎，和椰汁一起，就是椰奶。若偏爱椰奶，即成椰奶清补凉。

我寄本心于美食，只生欢喜不生愁。一日谈及清补凉，当地友说，若啖小吃，不如多到夜市或小摊。海口骑楼老街，有多家历时悠久清补凉小店。择一晚，于街头漫步，如在中外精美建筑的画卷里徜徉。店里一碗清补凉就是一幅晃动的画，西瓜大

母亲的村庄

上。南瓜须长在母体上直愣愣的。被扔掉一会儿，太阳一晒，它的末尾开始卷起来，躺在地面上，像掉落的音符。

母亲摘的倭瓜花似乎有分别、有讲究，她摘掉一些花，却绕开了其他一些。我跟着母亲看着，却看不明白。她说有些花不会结瓜，有些要留下坐瓜。我盯着花，有的开了，有的还是骨朵儿，刚开的花，花瓣还稍微拱着，满是褶皱。我再也看不出其他区别了。它们的秘密，似乎只透露给经常来浇水、上肥的母亲。

我眼尖，看到叶子稍微遮住的小倭瓜。我看见一个，就给母亲指一下。母亲就过去，把瓜往叶子底下掖一掖。

我又看见一个，瓜蒂前刚凸出手指粗的一小节，另一头还顶着萎谢、干瘪的花。我指了指，母亲没看见，又指了指，母亲终于看清了。

她有些生气，说，才坐胎儿的瓜，不敢用手指，也不能说，手指一指，说一说，瓜就长不大了。这样说了之后，母亲还是不甘心，又走过来，把它的瓜蔓朝阴凉处轻轻挪一挪。

母亲的话，我感到惊奇。我不敢再指着它了。心里暗想，过几天我要来看看它是不是没有了。可很快我把这个想法忘了，而母亲对庄稼、果实的珍惜和疼爱，这种感情让我记忆犹新。
母亲给倭瓜打尖时，摘好了花。回家的路上，她把花蒂旋转着扭一下，花柱、花药、花粉就和花瓣分开了。母亲要把花切碎一半，放在菜盒里。另一半，母亲说，晚饭下面条用。母亲爱惜倭瓜，也爱惜它的花。

3
夏天的雨，刚落下时是雨点，一

踩蟹

拳头大的青蟹时，它张开铁钳一样的双螯，拼命地咬住我的脚趾，使我疼痛难忍。我想松开脚板，又怕它跑掉，便忍着剧痛蹲下身子用手抓住它，那蟹子猝然断开，但仍然死死地咬住脚趾不放。我忍着剧痛慢慢地走上海岸，用刀子将蟹的双螯撬开，才松了一口气。

同来踩蟹的伙伴常被蟹咬伤，大家互相帮助，不怕蟹咬，奋力将蟹螯掰开，将抓到一只只大小不同的青蟹放进竹篓里，露出得意的憨笑。

踩蟹要靠运气，如果把青蟹的双螯踩住，它就没办法咬你；如果只踩住一只蟹子，另一只蟹子就会拼命咬你；如果完全没有踩住双螯，那两只蟹子同时咬你，疼痛万分。然而，经常被蟹咬也是一种好运气，说明你踩到的青蟹多。

那天，我抓到十多只和乐蟹，蹦蹦跳跳地回到家中，母亲看到青蟹和几条鲷鱼，心里乐开了花。她对我说：“婆婆因营养不良病倒了，这蟹可给她老人家补补身子。”便放她在锅里煮熟，又用姜泥、蒜茸、酱油、醋制成佐料蘸吃，那种感觉至今依然十分鲜明。

我们经常到港北小海踩蟹，有时抓到半篓青蟹，心里十分高兴；有时只抓到几只小蟹，就很失意。每次踩蟹既兴趣横生，又遭蟹咬得

红、大枣暗红、鹌鹑蛋饱满、通心粉曲折灵动、木耳花米白蓬散……张扬中隐含内敛的清秀，种种颜色构成一个个跳跃的图。一碗清补凉就是一副良药，下火消暑、清热解毒；品之，甜而不腻，爽滑润喉，冰凉可口。

据说苏轼流放海南期间，品尝过当地百姓制作的椰奶清补凉后极为称叹，当场盛赞：椰树之上产琼浆，捧来一碗白玉香。民间传说多有附会，只说是海南人对苏先生的热爱和崇敬。若苏轼回转，也定会爱上这份美食。苏轼流放海南，苏轼不幸海南幸，留下佳话若干。一代文宗在此进行文化启蒙，据说他离开海南后第二年，这里结束没有出过进士的历史。海南人感念苏轼，如今海南处处保留苏轼美名和遗迹，东坡肉、东坡鱼、东坡酒、东坡巾、东坡墨……前段时间带儿去瞻仰东坡书院，儋州东坡书院以背诵苏轼六首诗歌为入场券，如此佳话也是孤绝。于路上把苏先生的

会儿变成越来越清晰的雨线。

渐渐地，天空的一侧从灰变黄，乌云消失后，又由黄转白，整个天空恢复了明朗。雨彻底停了，泡桐的树叶还在滴水。

路面经过雨水冲泡，像和过的面糊，母亲踩着稀泥去了窝子地。我也要去。母亲说，牛要牵到门外吃草，吃完了还得人再倒。母亲让我看家。

我在家胡思乱想。母亲这会儿薅到蘑菇了吗？她转到窝子地，应该到玉米地薅草了吧！这样，母亲可能又不急着去找蘑菇了。

她回来的时候，衣服的下摆兜起来了，还用桐叶盖着。

母亲掀开叶子，衣摆里是一窝蘑菇。蘑菇的腿细长，很结实，能撕成很细的丝。伞盖有点薄，稍一长开，就有了裂缝。

母亲把蘑菇一根根摆在竹箩头里。到下晌做饭去拿的时候，蘑菇已经不太一样了，它离开了土壤，在空气里还要长。

薅到了蘑菇，母亲会分出一半，装到提篮，再发面炸点油条。油条在下，蘑菇在上，装进提篮。篮盖用毛巾搭着，我把毛篮提到学校，放学后带给庙上外婆家。

蘑菇密的时候，一窝能长出二三十棵。这种蘑菇似乎油性大，在屋里不经放。有时候不舍得吃，去拿的时候，发现它像肉一样自己长虫了，母亲惋惜着，把虫捡检，捡来捡去，最后又扔掉了。

如今，母亲已经十来年没有在地里薅到蘑菇了，她说可能是现在夏天雨水变少了，也可能是打过农药的土壤，不会再长那种蘑菇了。

呱呱叫。长大后喝了一点墨水，才品味到生活就是这样子，充满着酸甜苦辣。

港北小海犹如大海怀抱着的一个葫芦娃，它由一条海沟与大海连接，咸淡水不断混合、交替，生长着大量海草、江蓠、浒苔等生物，适宜螃蟹、鱼、虾栖息、隐蔽、繁衍、生长。太阳河、龙头河、龙尾河等河流从不同的地方汇入小海，使小海腹部形成三条海沟，每条海沟长约千米，宽约百米，深约3米。当暴雨倾注，洪水从山岭飞泻而下，将大量的微生物带入小海，哺育出丰富的小鱼虾、贝藻、饵料等浮游微生物，给小海里的鱼、虾、蟹等生物提供大量的饲料，使鱼、虾、蟹十分肥美。

每年从清明至端午节，从中秋到冬至期间，成群结队的青蟹集结在海沟里觅食，产卵繁衍。母蟹每次产下数百粒以上的卵子，这些卵在母蟹腹部孵化出幼蟹，经过几次退壳后长成大蟹，约有碗口大，它的身子呈椭圆形，外壳硬，背部黛色，腹部赤色，长有5对附属肢，位于前方的一对较大的叫做螯，用于觅食，其余对称的4对叫做脚，走路是横行的。

我们踩蟹累了，便将几只大蟹放在地上，拿起树枝敲弄它们的双螯，它们横跑逃命，引起大家哈哈大笑。

功业是非给儿子详述一遍，他幼弱心灵已种下对苏轼的致敬。纪念一个人，让他流传于下一代，下一代，许是最好方式吧。

少时酷热，莫过收麦天。麦芒刺身，汗水直淌，地头凉阴里忽来一声“冰糕”，似热火里投进了冰块儿，即刻开启冰火两重天模式。卖冰糕的少年，推一架二八自行车，后座上驮白色泡沫箱，隔热，顶上盖白色棉垫，可有效控温。少年多自于镇上地少田少农活少人家，头脑活络，又懒受农活之苦，乐意走乡串户，虽也热成红头酱脸，到底不是扎在麦子堆里受罪。每闻吆喝声，割麦子的人大太阳底下抬起头来，穿过热浪把目光投向地头，似乎那里就是一片清凉的世界。母亲往往掏出窝在口袋里的手绢，层层打开，搥摸出一角钱，大弟和我争着抢着跑向地头买冰糕。无色，透明，长方块，中间一根小于耳朵眼的木柴棒，裹着一张图案浅淡的半透明油纸，箱子里



家在海南

■ 钟彪

我每次回新街，总要到外婆家已荒废的旧址上盘桓良久，不仅仅因为这里曾经是我的出生地，更令我难以忘怀的是，那里至今仍旧留存着一口古井，那是我孩童家园历经沧桑剩余的唯一。那天，行至旧址边沿，二十米开外，一眼就见着古井口那凸出地面的井唇了。井口用山石砌成圆形，高出地面约半尺左右，形单影只地袒露在天底下。走近一看，其实它并不孤独。井口边约一米处，立着一根拳头粗的木柱子，挂着一只系绳的塑料桶，像是时常有人到这儿来取井水。果然，我驻足片刻，便陆续有人挑着木桶来打水。看着她们扭着腰肢将装满井水的水桶挑走，我便真切地感受到这儿是我的出生地了，是我生命出发的个人坐标原点。我围着井口走了几圈，然后躬身朝井里探视，井壁苔藓如毯，水面平滑如镜，偶见波纹荡开，那是游弋着蜘蛛、蜻蜓之类的昆虫搅动的。它虽沧桑，但绝不寂寞。井口山石接缝处长着不少小花小草，瑟瑟地迎风摇曳，俯首恭谨地摩娑着井唇。井里的水，亮汪汪地看着天，看着花草，看着镇里人。

外婆家乃至左邻右舍好用“古”字来给自家物件命名。除了古井，诸如石磨、厨柜、石臼等，到了她们嘴里就成了“古磨”“古柜”“古臼”。似乎东西是古旧的好，新街镇便是从遥远的岁月里走过来的。若是听到人家说新街历史浅薄，是墩头、港门和北黎人忍受不了居住逼仄才开辟出来的两条街巷，外婆和她的邻居老太便嗤笑了，说，我们新街才是古镇呢，到我们家看看吧，古东西可多了！

在我的记忆里，外婆家古老、狭长、幽深。二层的楼房墙瓦门窗檐角一律的苍黑，山石掺杂泥砖铺就的地板路将灰色调从前厅经厢房、天井、厨房和走道一直涂抹至后院的古井边上，又逶迤着围绕古井边沿转一圈才嘎然而止。每每玩耍归来，汗亦不肯揩一把，进得大门就直奔后院的古井去吸一口凉气，看水井里的绿苔浮萍、天光云影，仿佛又进入到另一个清凉世界。而今，外婆的老宅主体抵不住岁月的磨蚀，早已不存。但遗址末端的这口古井仍在。与井晤对，便生一种似物思人之感。吸一口从井面升腾上来的气流，氤氲着的是外婆身上的

掏出来，一圈圈儿冒着凉气。凉气只往脸上奔袭来，咬上一口，甜、凉，酥掉了舌尖尖。这就是冰糕，它占满了少时夏天凉爽的梦，甜点哪里只是消暑、消夏，更是困窘生活里单调但纯粹的欢喜。

海南多美食，文昌鸡、东山羊、嘉积鸭、抱罗粉、和乐蟹、临高乳猪、海南鸡饭、海南粉、清补凉、热带果肉食品……民以食为天，口腹之贪使人愚，智若苏轼，也是“宁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岭南宋时为荒蛮之地，愿为口腹留居，岂非因美食而变傻？苏轼若此，我等愚一回又有何不可？万事诸般皆可忘，唯不能随意忘口腹。

友笑我，右手减重，左手美食，幸福生活该是如此。幸福本就很简单，生活充满辩证智慧，美食和减重可以并存。韦应物诗云，“炎炎日正午，灼灼火俱燃”。（《夏花明》）虽夏日炎炎灼人，若能放眼量风物，何处不是清补凉？



新街古井

气味。我的眼光欲穿透数尺水深直至井底之下，是想窥探到外婆老宅的影像，以与我的孩童时光对接。这种想念，这种回望，可以天荒地老。

那时，我的一位表姐时常来外婆家小住，一住便是十天半月。至今仍隐约记得，表姐每早起来披头散发到后院去与古井亲近一番。只见她双手抚摸井沿，低俯的身子，几乎覆盖了井口。她眼波迷离地与井缠绵，时而与井窃窃私语，这般虔诚专注的神情，令身后取水的人只好止住脚步，屏息等候。多年以后，一个偶然机会，得读表姐日记，才知道她每天早起照容必以古井为镜，说是玻璃镜子把人照得眉目混沌，唇色黯淡，而古井里的自己却是面容滋润，线条柔和。照着照着，连夜间梦境里的自己也会在镜中重现，袅娜绰约，身段娇美多了！临井照花人，一整天都是好心情……读表姐日记，让我不禁感叹：真是井令人幽，水令人柔。

逢着岛西大旱，树叶焦黄，水塘干裂，很多人家的水井早早便干涸见底，外婆家的古井却泉涌不绝，虽出水缓慢，仍能应饮用之需。每逢此时，外婆家大门总是昼夜敞开，好接纳那些人屋取井水的街坊们，引车卖浆者也不例外。大旱之年，水位下降，古井水滋生了薄薄的咸盐味，那是受屋后一堤之隔的盐田海水入侵所致。隔壁阿莲却偏偏嗜吃这种不咸不淡的古井水，她生了儿子，独独取外婆家的井水来熬汤、煮米糊，说是好味道。即便后来镇里用上了自来水，吃惯了古井水的阿莲仍旧每天挑着水桶出入于外婆家。

新街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这里出生，长大，直到六岁才随工作调动的父母辗转南北，自小便与讲各种方言的人混杂在一起。半个多世纪的濡染，居然未能颠覆我儿时奠定的口音。而今，我一腔腔讲海南话，人家便判定我是东方人，而东方人听我说话便问我住新街哪条街。那年回新街遇着久违的街坊大叔，才聊几句，他们便乐了，说你也老大小啦，说话调门一点没变，仍是原装的新街腔！你可是变不了，你是吃你外婆的古井水长大的，那水流入血管，深入骨髓，让你一生一世摆脱不了，你哪能变呢！

在我看来，古井是外婆家前人留下的一枚印痕，它烙在大地深处，与地泉相拥，生生不息，滋养着我儿童时光最柔软的场景细节，供我翻读的同时又录下我的一腔思念。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

诗路花语

徒步大岭古

■ 孙文波

写了很多但还要再写——这条山道，这片大海。要写下每一次徒步，和眺望。观察，并不只是眼睛里看到的植物在春天和秋天的变化，海水在晴天与阴天的不同。是它们带来内心的喜悦，以及混乱的联想——当一大片云从海面涌起，
树长出嫩芽。岩石变幻着颜色，从灰白变得褐红——自然的奥秘总是与人的思想
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在它们中间我看到了一千年一万年，这是肯定的。
我的确是这样看待眼前的一切，亘古的时光

在每一片树叶每一个波浪中，向我发出声音——不变与变，这是我与它们的关系。
不同于我和人的关系。想一想和人，从童年到现在，多少人来到我的生活又离去。
其中热爱、仇恨、鄙视、厌恶，犹如日落月升，灿烂又消失——消失，即惆怅，
即悲哀。我已经不愿意它们存在——具体谈论，
我想说的是，我不愿意去回忆
不愿意与人称兄道弟又成为敌人——有多少不愿意，
就有多少懊悔——在这里，我懊悔吗——答案，
当然是不——在这里，登山如洗礼。
瞧吧，桃金娘、油柑子、蛇床、紫木槿又开花了。
瞧吧，今天与去年，落日染红的海犹如复制。

一段写给你的秋天

■ 颜小烟

写给你的那段秋天，它藏在我的衣袖里
它有点凉，带着雨水的体温
它不知道泪水的味道是咸的，
雨水的味道是苦的，湿的。

它在雨中翻飞，它在夜幕低垂时带来忧愁
它坐在我的窗台，看鸡蛋花掉落一地
它一言不发，
始终坚持在我的屋子里四处游走

有时我会把它攥在手里，闻闻它的气息
令我无比难过的是：
它没有枫叶的火红，也没有银杏叶的金黄
它没有伤口，它不知道什么叫做疼。

留一道秋的风景（节选）

■ 朱德松

水天苍茫
蜻蜓低飞
浮云在山头翻滚
沉雷之音虎啸龙吟
空气中掺杂着
似凉还热的窒息
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一道秋的风景

那天是七夕
七仙岭下有渡水的狂欢
一场邂逅的湿身
也许有电光石火
远远的逾越注定是张旧船票
怅然若失正离岸的风光之舟

哪一天天晴了
轻风托浅阳淡照
一片蔚蓝 几声归雁
满地金黄香阵
浓浓馥郁芬芳

不忘记春播种的劳累
犹擦拭夏晒下的焦皮
凝听细雨打蕉声
闲看那云舒云卷
品品老茶
尝尝苦甘
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一道秋的风景

我想留一道秋的风景
但它七色斑斓让我无法存留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